

往事如昨

搬家记

赵国经

我结婚30多年,前后共搬家7次。

1986年结婚时,我在龙口煤矿工作,妻子在乡镇一所学校教书,我们就在学校附近的农村租住。那是一栋老式闲房,房租一年60元,院中杂草一除,小院立刻恢复了生机。家当很简单,铺盖卷往现成的土炕上一铺,锅碗瓢盆外加上液化气灶就齐活了。每天下班回到家中,热菜热饭热炕头,倒也自得其乐。

居住了两年,房东家的孩子结婚需要房子,无奈只得另找一家已移居东北的住户,捎带着帮人家看护房子。妻子的几个学生帮忙,一起收拾院子、打扫屋子。破家值万贯,经过两年的添置,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生活用品渐多,各种家当们搬了一上午。

居住地离我上班的煤矿有20多公里,我每天一早一晚骑着自行车跑班。冬天黑得早,下班骑行回家全靠摸黑。跑班4年,摔了几次鼻青脸肿后,终于把妻子调到了龙口。

两地分居解决了,我在煤矿却分不到楼房,原因是矿区当时的分房政策是以女方为主,无奈只能在单身区凑付住筒子楼了。厕所、洗漱是公用间,一间单身宿舍,吃住合一,布幔隔开了双人床和厨灶,必备的生活用具将20多平方米的屋子堆得满满的。毕竟不用起早贪黑地跑班了,有了这个温暖的小窝,老婆孩子住在一起,心里非常惬意。

那时孩子还小,老人来帮助照顾孩子,住一间屋多有不便。我厚着脸皮向房管部门求情,在住了一年单间之后,又搬到了另一栋单身楼,享受到吃住分开的两个单间。

1992年,矿上在家属区建立了电视台,播出自制电视新闻节目,我负责摄影摄像和编辑制作,每天往返于矿区和家属区,十分不便。领导照顾我,腾出电视台旁一个套间让我暂住。一家人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,里间住宿,外屋做饭。从徒然四壁到温暖舒心,总算收拾妥当。尽管有的家具还没地方安顿,然而到菜市场买菜近了,商店购物近了,住上二楼,眼界也开阔了,上班、节目制作方便多了,真算是寻得一个好住处了。

以上几次其实不叫搬家,只能算作“挪窝”,因为没有一次是搬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

有个自己的家,是在1994年。那年恰逢矿家属区新建了一批住宅楼,矿领导专门开会研究了我家属不在矿区工作的8名中层干部,与其他双职工一样执行分房政策。我分到了两室一厅54.33平方米的新楼房,简单装修后隆重入住。

乔迁新居,举家欢喜,亲戚朋

友也高兴。那时双人床、单人床、床头柜、碗柜等生活必备家具还是矿里统一分发,水电暖一律免费,液化气每年免费供应6罐,定期发放时令蔬菜,逢年过节还有福利。当时煤矿的福利待遇是一般单位无法比拟的,比起我租住农宅骑单车上班的时候,那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,沐浴改革春风,矿区大面积改善职工居住条件,数百套大居室住宅楼应运而生。一百多平方米的三居室确实诱人,此时分房以女方为主的政策已经作废,只要是矿区职工,男女均可分房。政策很人性化,但正因为这人性化的政策引发了矿区一些“高智商”职工的离婚潮。过得好好的两口子说离就离,双方各分一套住房后又悄悄复婚,当然其中也不乏弄假成真者。

2003年我调往矿区医院,跻身到小房换大房行列。旧楼抵顶新楼面积,剩余部分仍旧按照级别、工作年限等享受一定优惠,于是一套全新的104平方米三居室分到手中。当然,随着房改政策的逐步调整,这也成了矿区的最后一批福利房。

精装之后,购置家具顺理成章地提到了议事日程。夫妻二人反复讨论,激烈争论,达成了“自然、时尚、价廉”的基本共识,什么中式、欧式,什么古典式、现代式,没钱什么都不是。随后,骑着单车逛遍了大大小小、林林总总的家具市场,掌握了高高低低、贵贱贱的价格资料。

搬家是一件麻烦的事,也是一件伤心的事,更是一件劳累的事。虽然购置了一些新的生活用具,但是妻子喜新不厌旧,总是这也舍不得、那也得用上,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拾掇过来。

2012年儿子大学毕业,手里有些存款的妻子便张罗着给儿子买婚房。当时正是房价的高点时期,我们拿出全部积蓄,外加亲朋的借款,50万元在相邻的小区买了一套116平方米的三居室和28平方米的车库,装修新房又花去十几万。大半辈子的存款和借款雪片似地奔赴新房,一夜之间我又成了“富翁”,说不出心中是喜还是忧……

如今,儿子在济南工作,我们夫妻均已退休,主要任务是照看孩子。市区一个又一个高档小区相继开盘,商业广告很是诱人,再加上我们小区附近一个大型企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,一些朋友、邻居纷纷去20公里外的市里购房。妻子又动心了,老在盘算,到底去市里买房还是在儿子的工作地买房呢?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宽敞明亮的居所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,它带来的幸福感,的确是实实在在的。

老牛网捕大鲨鱼

郁蔚

芝罘岛是我国最大的连陆岛,它的阳面自东向西有东口、大疃、西口三个渔村。1961年秋季,我在芝罘岛西口体验了一段老牛网捕捞鱼鲜的生活,渔民们的坚韧、豪爽的性格及在波涛中搏斗的智慧,让我敬佩万分。

老牛网定置在大海里,俗称“八卦迷魂阵”,鱼只要进了网,就不要想再出来。这是个大网区,首先在芝罘岛西端从北向南拉上网墙,定置在海里。鱼绕道进了西口海湾往往是为了在浅水产卵,返回时碰上网墙,顺着网墙南下,恰好有老牛网那个网口大张着等着它们。老牛网捕捞讲究季节,渔休时节,就将网具拉上岸边的卵石滩晾晒修补。

开海后的每一天清晨,渔民们都要出海拉网收鱼。十几名渔民穿好桐油防水衣裤,乘着大舢板,摇着橹桨前往老牛网海区。半个多小时后,进了海区,瞅准浮漂,抓起网衣,渔民们在船帮上一字排开,一齐上网。上网时劲不可太大,拉一阵稍停一阵,以防拉得太紧,将网兜兜破。当网兜底部出现,鱼群在里面欢蹦着。此时,有渔民拿着长杆的大网兜,将鱼儿捞到大舢板上。大鲅鱼、刀鱼、黄花鱼、加吉鱼、辫子鱼等,都被捞将上来,在船板上活蹦乱跳。刀鱼嘴牙齿锋利,有的竟把自己的长尾巴咬下一大截!这样一次拉网,收获约三万斤。

有一次出海时,我远远望着老牛网海区翻滚着浪花,渔业大队长夏宏典在船上告诉大家:“估计大鲨鱼进网了,今天拉网时,大家注意安全。”进了海区,大家拉网时感到网里被一阵阵顶得厉害,显然里面有大家。于是,夏宏典指挥大家一齐松松网,万万不可让大鲨鱼把网顶破。就这样紧紧松松,网兜底部显露水面,竟然是条小舢板大小的鲨鱼在网兜里逞凶!要想把这大家伙逮上来,实为难事,夏宏典大队长是经验丰富的老渔民,只见他指挥渔民迅速将船板上带有绳索的转盘启动起来,他手执绳索一端,编结好一个活扣,站在船帮边上,朝着大鲨鱼翘起的大尾巴准确无误地甩过去。活扣正好将大鲨鱼套住,大鲨鱼警觉,甩着大尾巴直扑棱,活扣随之紧紧地把它拴住。紧接着,两个渔民推动大转盘,一直把大鲨鱼拖到船帮边。大鲨鱼浑身甩动,夏宏典又指挥另外两个渔民手执大木棒,朝着大鲨鱼的头猛砸,直到将其打晕。空闲时,一个渔民告诉我:“大队长可厉害了,他年轻时潜入海中,手拿木棒捕捉海鸭,一潮就能捕十多只!”这次捕获这条大鲨鱼的奋战,让我目睹了渔民近海捕捞的惊险,见识了渔民的聪明才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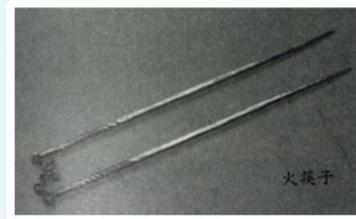
渔歌荡漾,码头欢腾。每每出海归来,只见村民们朝着返航的渔民频频招手,大队的磅秤已备好,大抬筐摆了一溜,丰收让西口渔村沉浸在喜悦中。

童年的取暖三部曲

张昭璞 撰文/供图



铜烤火盆



火筷子

每年到了十一月中旬,天气渐冷,供暖就开始了,室内温暖如春,冲杯热茶,看着电视,真是神仙般的日子。这时,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童年的冬天。

我今年83周岁,小时候,家家户户住平房,即使有钱人家冬天也没有生煤炉子的,更别说暖气了。那时我们是怎么过冬的呢,也有个温馨的取暖三部曲。

一是烤火盆。这是最主要的取暖神器。火盆样式像脸盆,下面有三条老虎腿。有钱人家用的是铜火盆,火盆周边饰有花纹,到商店买炸炭,点燃后放进盆里,燃烧时间长,热量高,取暖效果好。我们家的火盆是陶瓷的,买不起炸炭,只能在饭做好后,把锅底烧得差不多的木头放进火盆里,上面再盖上点炭灰。

火盆放在炕上,家人围坐着烤火。记得我经常坐在盆旁伸着小手烤火,热乎乎的真舒服。使用火盆需要用火筷子,我家那两根火筷子上部扭成麻花型,用铁链连在一起,用它将炭灰从锅底夹到火盆里。父亲有时还用火筷子夹一块炭灰点烟,点燃后再放回火盆。

二是压被窝。天寒地冻,家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不了多少,又没有草烧炕,钻被窝成了一件遭罪的事。睡前,奶奶总是提前把我们的被窝放好,让我们坐在被窝上压压,说这样能让被窝热乎点,钻被窝时就不那么凉了。我们试试,确实能好点,但仍冷得受不了。我经常在被窝里双腿蜷曲着,过一阵子才敢伸开。

三是搭通腿。我家弟兄多,每人勉强有一床小薄被,我们就采取“搭通腿”的办法:两个人一个被窝,一起盖两床被,一个头朝东,一个头朝西,身子贴在一起抱团取暖,脚得放在对方胸前,不太舒服。我们也试过并肩睡,但两个人的肩膀并排太宽,被子盖不过来。“搭通腿”也好,我们经常互相把对方的脚搂在怀里,脚暖和了,浑身都暖和,很快就能睡着了。

后来,烟台瓷厂出了一种灌热水取暖的瓷暖水器,俗称“水鳖子”,我们家买了一个,用它暖被窝。再后来,有了烧煤的炉子、土暖气,直至供暖,才真正解决了冬季家庭取暖问题。想想过去,看看现在,真是感到幸福!